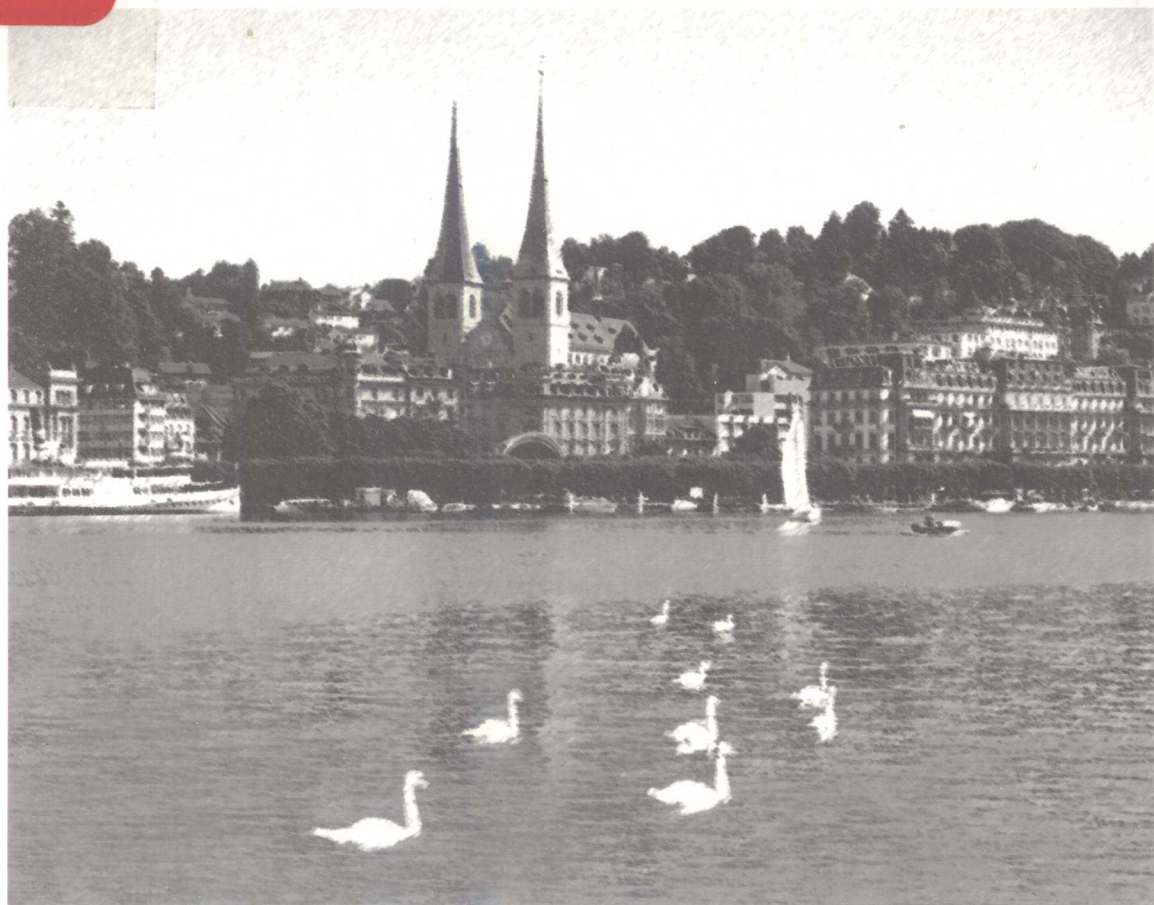




莱茵河，莱茵河

BuGu works 布古 著

一条欲望横流的河
一群中国人在德国的故事
一场人生悲喜剧

河南文艺出版社

I247.5/1721

2009



莱茵河，莱茵河

BuGu works 布古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莱茵河,莱茵河/布古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 1

ISBN 978-7-80623-946-9

I. 莱… II. 布…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8746 号

莱茵河,莱茵河/布古 著

出版统筹 单占生 路金波
选题策划 陈 静
责任编辑 陈 静 金 翎
美术编辑 吴 月
责任校对 丁淑芳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34 000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主要人物表

马 鲁 山	男,莱茵河畔白房子主人,山东人,委内瑞拉籍,在德国办有八达公司
郭 南 海	男,人称“郭老师”,曾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工作。结束使馆工作后来白房子,担任翻译
吴 雨	女,卡尔斯鲁厄留学生,放弃学业后在白房子打工
范 远 川	男,人称“范老师”,曾为北大教授,在白房子担任翻译
阿 林	男,福建农村人,偷渡到德国,在白房子做饭、打杂
阿 珍	女,与阿林一起偷渡到德国,在一家中餐馆做了老板娘
欧阳露台	女,外文名“艾蜜莉”,青岛人,与瑞士丈夫离婚后,与马鲁山结识,成为其女朋友,后来回到青岛为马鲁山监督工作
鲁 妮	女,欧阳露台的瑞士中国裔女友,欧阳与马的介绍人
苏 岸	女,外文名“苏珊娜”,青岛金光大道留学服务公司负责人
华 朵	女,人称“朵朵”、“小花朵”,马鲁山招来德国的职校学生,后在白房子打工,接听电话
延 斯	男,德国人,华朵的德国同学,后来成为男友
白 敏	女,留德学生,在马鲁山的公司“招待贵宾”
童 澜	男,青岛第二批德语班的学生,与欧阳露台关系密切
袁 威 民	男,年轻的中国商人,马鲁山项目的投资人之一
麦 尔 腾	男,德国人,职业学校校长,接收了一批马鲁山从中国青岛招来的高中毕业生

波恩附近。莱茵河畔。隔着一片二三十米宽的绿地、一些小树，再隔着9号联邦公路，是一排房子，其中有一幢白的，白得很纯净。宽约有五六十米，高有四层。底下两层较高的楼层是连成片的玻璃窗。房子后面是个小小的山坡。小山坡后面是连绵的大山。应该说是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很美。

白天，联邦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假如你经常在夜幕降临时驾车经过这里，你会看到，面对着隐设在黑蒙蒙里的只能感觉到的莱茵河，两边的房子稀稀拉拉地亮起灯来。这幢在灯光余影里变成了灰白色的大房子，有一阵子，几乎所有的窗子都亮着灯；有许多日子，只有一两个窗子亮着灯；还有许多日子，一点灯光都没有。

现在，那里的夜晚，那幢白房子，又是没有灯光的了。一点都没有。哪天都没有。有人说，听到里面有一种声音，好像是有人在叫喊，是一种分不出是男是女的尖叫，是那种被什么东西捂着的叫，让人听了忍不住拔腿就要逃跑。

郭老师

有人在敲门。“进来！”我喊道。“您好！”门推开了，传来的的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有点踌躇。“你好！”我抬起头，答道。她，高挑的身材，细长的腿，挺秀气的，穿着一件红色带白色区域的滑雪衫，整个人湿漉漉的，长长的头发往下滴着水。一只手提着小箱子，一只手还捏着门把。（许多年后，我看见日本漫画里一个女孩子的形象，我的心忽然剧烈地跳动起来。难道那画家有过跟我一样的梦，一样的记忆？她的腿当然不可能这么长这么细，她的眼睛也不可能这么大。可她更真实，更生动，她的的确确是站在我面前的，带着所有的画不出来的潜伏着的声音气味质感。）

我看了看窗外，才四点来钟，天已经几乎全黑了，雨点噼噼啪啪地打在窗上，落在窗外的院子里。其实窗外的东西一概是看不见的，只有那落下的一点点，那噼噼啪啪的敲打。

“老师，”她说，“我是卡尔斯鲁厄学生会的。”“噢，你叫吴雨。”我甚至对她很自然地笑

了笑，用那种不经意的礼节性的笑。“对。我是来开会的。”也许是因为我知道她的名字，她的声音立即活泼了一些。“就差你了，全都到齐了。”我说，耳朵里仍然响着那噼噼啪啪的节奏。“不好意思，”她说，也笑了笑，那种不像是道歉倒像是故意让男人心动的笑，“火车出问题了。”

我问她：“你怎么不直接到招待所去呢？”她的回答是：“通知上有两个地点，一个是你们使馆教育处。我不知道那个招待所怎么去。”“再说天已经晚了。”她又说。她看着我的脸。“那，你先进来吧。待会儿我送你过去。”我又补充了一句，“你先坐吧。随便坐。”她从小塑料包装里抽出一张口纸，擦了擦湿漉漉的头发。然后湿漉漉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马上又站起来说：“哎哟对不起。”在她悬在半空中想要落下的手下，我看见我刚写下的几个钢笔字中间多了一滴晶莹的水，显然是从她的头发上抹下来的。两个字涨开了来，变得晕乎乎的。我的话也有点晕乎乎涨开的样子：“没关系。”我甚至没有抬起头。那只手终于落在了我的纸上，它捏着那张散开的口纸，轻轻地把水吸去。她说：“不好意思。”“没关系。”我重复着同一句话，好像不会说别的了。

这幢看上去不小的房子，在大雨中显得更加苍白。我给她拉开车门。她忙说：“哎哟，不好意思。谢谢，谢谢。”“我来吧。”她又说，做出要跟我争夺她那个小箱子的样子。她的手轻轻碰到了我拿箱子的手，稍作停顿，才缩了回去。“没事，就几步路。”我缓了缓，深深吸了口气才说。雨的气味，我喜欢这种带着淡淡的腥味的大自然气息。她的手，碰到了我的手。冰凉的触觉。那落在我的写字台上捏着口纸的手。说实在的，当时我没仔细看，我的视角是水平的。站在门洞里，我转过身来，给她指点：“那边就是莱茵河。现在天黑了看不见。”

楼梯转角处趑出一个粗大的影子。马先生踢踢沓沓地走了下来：“是哪阵风把老乡给送来了。”“这位是吴小姐，也是来开会的。”这是我的介绍词。“您好！”吴雨把她的手伸给了马先生。“你好你好！”马先生的手本来就已经伸到他跟吴小姐之间一半的地方了，两只手，一大一小，很自然地就捏在了一起。世界上的事情就怕对比，这两只手这样一重叠，明摆着就是让你去感受质感的强烈反差的。你就设想一块亚麻织物跟一块真丝料子放在一起是什么样的吧。贫富看肚皮，老少看手背。就是这么个理。要说马先生的手是亚麻质地的，那他的脸就是藤编的，包你找不着一块平原，正宗的麻脸，至少一半边是。那另一半边的景色截然不同，有很多的褶子。整个一不对称几何图形。这张脸简直就是为了用来衬托吴雨的脸的，一个天一个地。长在这张脸上的眼睛，也就比线粗一点，在他把手慢慢收回的时候，这“一线天”倒是透出点亮来，有那么点像调

光灯,从暗到明。然后他说:“走,咱们上去。”才一转身,就仰着脖子大喊:“小宋!小宋!!”吴雨回头看了看我,放慢了脚步。

第二天。白天是开会。晚上是娱乐。桌子都已经挪到了一边,椅子们稀稀拉拉地围成半圆形,对着一个不大的电视机。一多半同学已经来了。我看到了吴雨。她见到我,半抬起小手摆摆,笑笑。我也对她摆摆手,笑笑。我走到她面前,“你好”换“你好”,潇潇洒洒地在她面前走了过去,没有停留,潇潇洒洒地在隔了几个座位的一对男女学生旁坐了下来。

“喜欢谁的歌?”我问身边的小葛。其实我知道的不多。幸亏他说的是:“我最喜欢童安格。您呢,郭老师?”“我也挺喜欢童安格的。”我越过他的胸部(他个子特别高),问他旁边那个叫章丹丹的女生(典型的外交风度):“你也爱唱歌吗?”那女孩大概没想到我会问她话,有点不知所措,顿了顿才说:“我唱不好。”“不就热闹热闹嘛,”我说,“怕啥?”隔着两重胸脯(这女孩别看斯斯文文的,胸部倒是隆得挺高),我看见几个座位外的吴雨在笑,在跟一男一女两个学生说话。“我就爱听邓丽君。”那女孩把脸凑过来些,有点红,许是光的作用吧。隔断了我的视线。说不上漂亮,戴着眼镜(差不多都戴着眼镜,除了吴雨),一派斯文,也有三分动人之处。

掌声。叫好声。歌声。掌声。小葛已经在我身旁重新坐下,跟那位女生说了几句话后,又向我转过脸来:“郭老师,您也亮一手吧。”“选一首歌吧,郭老师。”一份歌曲目录递到了我的面前。那声音,我听出来了,好像我一直在等着,又好像完全没有想到。如果现在给我做心电图,一定会是长出一大截的直线。吴雨红着脸站在我面前,娉婷的姿态。乳房低一些,比章丹丹低一些,但看上去挺坚实。我接过了歌本。我红着脸(大家都红着脸),走上了台,台下一片欢呼声和掌声。原来二十几个人也能有这么大的动静。我拿着麦克风的手有点抖,另一只手也有点抖,原来它还一直拿着那个歌本。我不得不故意地晃动麦克风,把另一只手仪态万方地折到背后。掌声响起来了,欢呼声响起来了:“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郭老师!”那是小葛的声音。“待会儿吧。”我潇洒地放下麦克风,潇洒地走向坐着的同学们,直接走向了吴雨。我把歌本还给她,顺便在她身旁坐下,那儿正好空出了一个位置。

把歌本还给她的时候,我的手碰到了她的小手,有点温,有点湿。几分之一秒的时间。我坐下了。“您唱得真好,音质真棒。”她连续给了我两个“真”。我连续还了两个“哪里”,然后加了一句:“你也唱得很好啊。”她刚才唱的是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声音不

高，但很柔，很投入。真的是不错，不是我说瞎话。

“郭老师，你们平时经常唱吗？”她问我，看着我，脸红扑扑的。“哪里，”我说，“到德国来后我还是头一回呢。”停了停，我问她：“你们常唱吗？”“没有，功课挺多的，难得热闹一回，找个设备还挺难。”我感受到了她腿的温度，不知什么时候进入了零距离。德国有个词叫“凸合拂龙”，直译为“布感”，说得真准确，绝了，就是这种感觉。隔玻璃那是没有感觉的，虚的。而隔布是真实的。我把自己两腿的距离放大了些，“凸合拂龙”真实地传来了，有形状感，有温度感，有质感。她没有把腿挪开。温度在两条不是同根生的腿之间蔓延，上升，回旋，交流。“以前来过波恩吗？”我总算想出了下一个问题。“没有，这还是第一次。”“卡尔斯鲁厄怎么样？”“您没去过吗？”“没有。”“不怎么样。小城不大，还挺安静的。”“波恩也是这样。”掌声。歌声。红扑扑的女孩子的脸，红扑扑的男孩的脸。灯光，红的，黄的，绿的，一闪一闪。“你父母是干什么的？”腿靠得更紧了。她好像有片刻想要挪开。我壮着胆跟了一把。结果胜利地保持了零距离，她没有进一步退让。“他俩都在中学教书。”“书香门第啊。”“哪呀！”“有兄弟姐妹吗？”“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歌声。掌声。音乐声。《把根留住》、《在雨中》。“在雨中”，我们昨天在雨中。我的右手抬了起来，踌躇的，犹豫的，悄悄的，想要到她的背后去。却半道折回，自动的，悄悄的。吴雨再次上台唱歌时，我走回了原来的座位，又跟小葛（他叫葛越文，我也已经知道了），跟章丹丹聊了起来。我热烈地为吴雨鼓掌。我更热烈地给其他同学鼓掌。我跟葛越文和章丹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吴雨旁边新坐了个男生，但他们似乎没有聊起来。那男生跟她说了什么。她简单地答了什么，就转过脸去看着那 OK 电视机了。

一直到最后，她的目光都投向别的方向，没有再看我一眼。快结束的时候，老马来了。我跟着老马走了，去他的办公室。吴雨走在前面，一直走出大厅，都没有转过脸来。我心里有种窝火的感觉。要潇洒，要避嫌，屁股不能老坐在自己想坐的别人会有别的看法的地方，即使向往喜欢留恋那“凸合拂龙”。可是我长着外交官的屁股，老师的屁股。这样的屁股要听党的，要听中国人的骨子里传统里深深长着的思想的，要随时听到别人可能会怎么想怎么说的。吴雨走了，没有再回头。我跟着老马走了，也照样地说笑着。

走出白楼时，已经是半夜了。天很冷，地倒是干了，干得发白，白楼更发白，苍白。莱茵河在满天星斗下发灰。发昏吧。星星在白楼上方闪，闪，闪。我狠狠地甩上车门，钻进了使馆典型用车：黑色的奔驰 200。明天一早，学生会主席们将各奔东西，回到他们来

的地方去,继续读他们的书,打他们的工,难得唱一回卡拉 OK。我不会来送他们。没有理由来。

路上几乎没有过来的车。晚了,夜深了。老马的声音在我耳边响,比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更响。“一点意思,不成敬意。”关上门,他把一个小信封塞给我。这回说话的声音总算是放低了,而且一下子跌了很多度。我当然猜得出那是什么,但犹豫了一下,还是忍耐不住,打开信封,把内容抽了出来:二百马克。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了。“这是干什么!开什么玩笑!”我满腔义愤地把钱塞还给他。“看不起我不是?”老马脸色变了,换上了第二张脸,虽说像闪电一样,但第一张脸很快就回来了,那是笑脸,几乎让人怀疑看花了眼,可我不会看花眼的。“拿着,拿着。别嫌少。”说到别嫌少,他的脸差点又变了。这脸可真会变,就像鱼的嘴巴,一张一合。很自然的,不知为什么我会想到鱼的嘴巴。一张一合的瞬间,甚至让人毛骨悚然。我觉得那里有尖利的牙齿。可是鱼怎么会有牙齿的呢?“我是生意人。这是规矩。我做生意从来有板有眼,不拖不欠。您下回再给我带来生意,我照样给。”看着我收下了,他换了一副笑脸,怎么说呢,是笑不出来的那种笑,“这就对了嘛。我早说过不是?跟着我干,吃穿不愁。有你发财的。”

“你知道那幢楼吗?就是原来的使馆招待所。”文化处的小李看着领事部邵穹和马先生消失在油渍麻花的人丛里的背影,问我。那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才只不过一个多月。

那楼我当然知道了。半年前我到德国来时,接我的小张开着车沿莱茵河边的联邦公路往波恩走,当时就指给我看过。那时,那还是使馆的招待所。白白的,像个纯洁的婴儿,安安静静地躺着,面对着莱茵河。被风拍一下,它也许会哇哇地叫起来的。我有时会有些奇怪的想法,也许是对德国童话钻研得多了吧。领事部的老邵刚才不说马先生是德国华人中的首富吗?看来还真的是。

冷餐台上,许多盘子已经又见了底,往里添的人已经没了。那个金发女孩和黑发女孩嘻嘻哈哈地在我面前走过,她们和一对中年男女一起走出了大门。走过时,金发女孩似乎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她们嘻嘻哈哈地走出了大门。细细的长长的腿。年轻的结实的臀部,像蝴蝶的小翅膀,轻轻地拍啊拍的,飞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个国庆华侨招待会上,在大使的“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的余音里,在那一圈一圈缓缓绕着冷餐台不知不觉中让所有的盘子见底的人群里,我认识了老马,

马鲁山。

很多天以后，参赞让我安排全德学生会主席会议，我才想起了那张半边的麻脸，那连同告别总共跟我握过三次的看似肥壮捏上去却软绵绵的手。我拿起电话。然后他请我在中餐馆吃饭，对我给他介绍生意表示谢意。他说，他是生意人，而且是最好的生意人。他说，他得算是西方人，因为他拿的是南美洲委内瑞拉的护照。

十多公里路实在是不长，汽车已经驶入了深夜的波恩。在红灯前，我缓缓地停下了车。吴雨，我念出了声。想着跟马先生之间的事，脱口而出的却是这两个字。那细细长长的腿在红灯的光线里伸着，缩着。缓缓地，身体里的某一个角落升起了那“凸合拂龙”，那麻麻的暖暖的感觉，爬向身体的其他地方。用俗话说，让人心动加速的感觉。那细细长长的腿。那结实的微微隆起的胸。灯绿了，车动了。外面是马路，里面是思路，是想象，联想。那小小的，弹性的臀。臀中间那条缝，一条小曲线，直接拐弯。我把手伸向自己那里。直到车到教育处小楼的门口。这阴森森的，没有生气的小楼；这出门要请示，回来要报告的小楼。我下了车，缓缓地推开大门。

洗了个澡，我就钻进了被窝。那细细的长长的腿，我的手抚摸着自已，也许再也见不着了。我有她的电话。我可以找个理由给她打电话啊。我会打吗？有理由吗？我抱着被子，轻轻地蠕动。我在想着“假如”。“假如”催着我的身体的动作，像一个按下了按钮启动了的健身机。我看见我从老马办公室出来，上厕所，经过一扇门，门半开着，吴雨在对我笑。我潇洒地打着招呼：“还没睡啊！”“进来坐坐，郭老师！”我说：“好啊。”我走了进去。门关上了。不知是她一把抱住了我，还是我一把抱住了她。我们扭到了床上，像打架一样，恶狠狠的。我压住了她。她压过了我。我又压过了她。我蠕动着，她蠕动着。那种麻麻的感觉，那种气味。我还闻到了一种气味，醉人的。

第二天早晨。太阳从窗帘缝里钻进来，一股脑儿泼在我的脸上。噢，该吃早饭了。我推开窗，冷风飏地夺窗而入。教育处的小院里，最后一批落叶又黄了一片地面。这该死的，出门要请示，回来要报告的小院。

整理床的时候，我发现中间湿了一块。一小块。有点结晶了。

吴雨

一切的开端本来特别的好。像个梦，一个好梦。

那天晚上，我一见到这幢白房子，就迷上了。一想到对面就是莱茵河，在一片迷濛的雨的背后，我觉得自己是进了童话世界了。第二天，太阳进了我的房间。推开窗看着深秋时节的莱茵河，对面起伏的山一片落叶还没落尽的黄和红。空气好新鲜。差点没把我给冻坏了。

郭老师是个好人，中国话叫“老实人”。他后来说那天我碰了他的手。碰了吗？我可真想不起来了。其实那天晚上我就记得这个白房子了，那给我的美丽的朦胧的震惊。是的，我很感谢郭老师，是他把会议安排在这里开，给我圆了一个梦。我小时候就希望生活在童话世界里，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黑森林里的豪夫讲的故事。我就像在晚上忽然面对森林里一座白房子，在大雨中。而一早，外面变成了一个金光闪闪的世界。我像是回到了童年，蹦蹦跳跳的，蹦着迪斯科的步子，进了一座宫殿。卡拉 OK 晚会上，大家好像都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梦里，在一个应该回到梦里的地方。喊啊，叫啊，听着空空荡荡的大殿里的回音，等待着早晨的鸟叫，森林从沉睡中醒来。

那天晚上，在过道里，我碰到马先生，就问了他，他这儿将来需要人吗？他马上拍拍我的肩，手顺着肩滑下来，就停在了我的胳膊那儿，“需要需要，我这儿尤其需要像小姐这样的。”说实在的，我当时对他的动作并没有感到恶心，连一点反感都没有。我已经习惯了。德国人不都是那样吗？包括我的教授。摸你一把，拍你两下，好像很自然的。

不过郭先生看上去还真是个好人，一个老实人。那天他挨着我坐下来，很紧张的样子，我感觉得到。他的腿向我的腿挨过来，一点一点的，最后看我没有反应，才靠紧了。然后，我发现了他把手抬起来的动作，可他的手最后又落到自己的膝盖上去了。我有点想笑，又有点感动。其实后来是我故意把腿靠紧他的。我还真想看看他有什么反应，结果好像有点失望。回到房间里，我还真想过，如果郭老师有进一步的动作，会怎么样。自己想得有点发热。不过，也就一会儿的工夫。我洗了洗，很快就睡着了。在那个童话世界，我就把它看成了童话里的一个情节了。

离开的那个早晨，我刚提着小箱子走出房门，马先生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哎哟，小姐，怎么不打个招呼呢？这粗活还能让您干吗？”他顺手就接过了我的箱子。换了个手，用腾出来的手拍拍我的后腰：“走，我送你下去。”他也不扯着嗓子叫小宋了。在楼梯拐角处的平面上，他停了下来，把箱子放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哈着腰双手递给我。“有空儿多联系，欢迎到我这儿来工作。”他又加了一句，“我是真心欢迎。我需要人才啊，年轻人才。”在大门口，他再次跟我握手（跟其他人只是挥挥手），叮嘱我一定要跟他联系，别把这小地方给忘了，欢迎来这里工作什么的。握手的感觉，正像郭老师后来跟我说的，软软的，不过说像海绵有点夸张了，就是松松垮垮的，肉嘟嘟的，好像一点力气都没有那样，确实跟他的外表不相称。当时我也没有觉得恶心。莱茵河边晴朗的早晨是多么美好啊，略有些冷的风，清新的空气。就是马先生那张半边不平整的脸，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也显得有了光泽，那些凹凹凸凸，也像是取自大自然，好像就应该那样。

没过几天，我就接到了马先生打来的电话。他劈头盖脸地问：“小吴，怎么样？好吗？”我接到他的电话还真高兴，尤其是刚从中餐快餐店打完工回到宿舍的我。这几天，我还经常想到那莱茵河边的白房子，从快餐店的油烟里跑出来后，一路都会想，在电车上想，走着也想。我来德国两年了，读了几个月语言班，就进了卡尔斯鲁厄大学。也没好好学。父母都是成都的教书匠，就那点工资。所以我大半时间用在了打工上，中餐馆、中国快餐馆都换了好几家了。老板们对我们女孩子倒是挺客气的，老板娘们却是一个凶过一个。老板越客气，老板娘就越凶。第一年里，我在给爸爸妈妈的信里总是说得很好，可是偶然打一次电话，妈妈可千万不能问“你好吗”，这一问，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抽泣得自己都管不住。结果把妈也弄哭了，还得我回过头来安慰她。出来两年了，真的好想家。可是攒点钱多不容易啊。我跟爸妈保证过，我一定好好读书，再苦也要好好地读。他们送我出来多难哪。我想先多打工，把钱攒够了，就集中精力读书。

要是到白房子去了，书就可就读不成了。信里（昨天我刚给爸爸妈妈写了封信），我想了半天，还是没说这件事，只是说了那幢白房子，莱茵河边的美丽风光，见到许多城市来的中国同学，多半本来不认识，很快乐，等等。可是，那地方真是够吸引人的。马先生第一次来电话，就许诺给我每个月一千二百马克（他先是说的八百，然后马上改成了一千二百，中间几乎没有犹豫，没有过渡），而且是坐办公室的工作，多诱人。不过，还得让我好好想想。

这一想就是半年，一年。人总是有点惰性的，动一动很难。我还是上午去学校，心不在焉地听教授讲课，跟同学们一起敲着桌子离开教室。别人敲桌子是代表鼓掌，我敲桌子是因为别人都在敲。有一次，别人都站起来了，我还在敲。一个德国男孩特感兴趣地看着我。我脸上腾地就热了。从那相反的方向走了出去，尽管那个方向有多得多的椅子要穿越。晚上去快餐店打工，闹一身的油腥味回家，想想别的女孩子身上的香味，想想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姐姐，想想白房子、莱茵河，洗澡，睡觉。本来我的德语基础就没打好，跟德国同学聊得又少（好几个中国女同学都有了德国男朋友了），好几门课都没及格。我真想放弃了。晚上想想，想半天也想不出什么名堂来，把脑袋都想疼了。

“你怎么好像还没有男朋友啊？还是在保密？”同一宿舍楼的王晓洁问我。她在那儿叮叮当当地舞锅弄铲，把个礼拜六大中午的小厨房搞得乌烟瘴气的。她的男朋友（也是个中国学生）虽然还没跟她住在一起，但吃饭时间准到。“没有，哪有时间啊。”我说。是因为时间吗？也许是，看怎么理解了。也许是没有，也许是太多，太长了。

“真有猴子哎！”我趴在栏杆上，兴奋地喊道。他说：“在哪呢？”顺便一只手就搂到了我的腰上。我往一边闪了闪，没能闪开，他的手没加劲，可也没有放松。我也没真的想躲开。一种酥酥的感觉，嘴里也酥酥地说：“看不见，在那云里。光听声了。”云雾把大山的上半部整个遮住了，把猴子们也盖住了。在峨眉山，我们见过猴子，它们根本就不怕人，吱吱喳喳地在我们身边跑来跑去。一开始，我们女生都有点害怕。男生们分外来劲。那时，我们六个人去的峨眉山，其实并不是配对，偶然的是三男三女，也有他。那次，下山时我滑了一下，他把我拦了一下。其实坡并不陡，其实我已经站稳了。我脸发烧地谢了，知道自己脸红了。那就是感觉的开始？后来，有同学在杜甫草堂那儿看见了我们，回去就添油加醋地传开了。其实我们挺正儿八经的，只不过在那里的长椅上坐着，两人中间足足有十厘米的安全距离。有一天，肖陆在教室门口一转身站在我们面前，双手往腰里一叉，摇晃着脑袋：“一个无雨，一个有云（他叫曾友云），嘿，巫山云雨啊。”同学们哄然大笑。其实，没那么可笑吧。也许可笑的是，我的脸热了，想不热都不行。

转眼又是一个暑假了。只有我们俩。方向是大上海。看着那遮住大山的云，月光照着远处云后露出的山头，银灰色。“怎么了，想起巫山云雨了？”他说。我发现他的手在往下移。借着那股酥劲，我没有动弹。我们还没有发生过性关系。也许就是今夜？我不知道是害怕还是高兴，手紧紧地抓着栏杆，像是抓着最后的什么。一阵凉爽的风劈面

吹来。船晃了一下，我抖了一下，趁机又往一边闪了一下，但是没闪开。还是我其实没有挪地方？他的手“每况愈下”了。我没有说话。

学生宿舍总是特别的热闹，我们这一片连续几栋楼都是学生宿舍，那就更不用说了。拉琴的，大放流行歌曲的（各种语言的都有），大笑的，有时（还是上半夜）会传来让人脸热心跳的女性大叫，于是又引发一阵大笑，从四面八方的窗子里传来。有人打开窗子，冲着天空开玩笑地大喊：“来撒！”然后大叫声没了（不知道是由于大笑还是由于大叫）。德国人做爱经常不管那么多，绝没有中国人那种“忍气吞声”的苦。其他西方国家来的人往往更放肆（有时我会想起三峡的猿啼声），尤其是我们那里的一对美国人。当然，那种声音并不是每天都听得见的（那毕竟不是一日三餐噢）。在厨房里，有时不是打工的日子，我自己做饭，经常会有一两个德国男生来凑热闹，做点咖啡。弗朗茨就经常找话跟我说，可总是他说十句我回一两个词，比如“丫”（是），或者“奶”（不）。后来在厨房碰到他就少了。再后来，他经常跟一个女孩子到厨房来了，笑嘻嘻地打个招呼就不再看我。但每逢单独碰到他时，他的眼光还是热辣辣的。我总觉得，哪怕他的女朋友就在他的怀里，只要我向他认真地点个头，噉个嘴，他马上会把怀里人抛下，向我奔来。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想想而已。有那种试试玩的冲动，但并没有真去尝试的胆量。我常想，还是想想巫山云雨吧，那才是我的天地。有时也安慰自己（后来发现是一种安慰），假如我真的尝试了，他真的上来了，那怎么办呢？我还是走我的路，在学生宿舍的过道里，在公用的厨房里，支着我轻盈的飘飘的步子，挪着我自信的女性身体。在充满性感的青春空气里，我觉得我飘得很自然。

有时，他们在过道里就抱成了一堆。有时在厨房里，简直是迫不及待。不光是弗朗茨和他的女友，甚至王晓洁和她的男友也不时来点德国化。这种时候，我从容地从他们身边走过，有一种隐身人的感觉。飘过，飘进自己的房间。有时我会想起友云，想起那个夜晚从月亮旁边淡淡飘过的云。

刚来德国的时候还真想。我还买了电话卡去电话亭给他打过电话，尤其是我想哭的时候，我真想回到巫山边，在那船舱里，背对着他，像那天一样哭一番。那天，在床上，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把他弄得手足无措，说话也结结巴巴的。他说，对不起。我不说话。他说，真的对不起。我说，为什么？没什么。我们都很轻，哭得很轻，几乎是无声的抽泣，结结巴巴的话也很轻，几乎是耳语。况且轮船的发动机声音很响，外面的人应该是听不到我们的声音的。

快半夜了，我在房间里读着“琼瑶”。德语的书本我实在读不进去，还要查词典，太烦。远处又传来了呻吟女声，又是那熟悉的声音，没那么响，隐隐约约的。有的人大概在这种时候真的是物我两忘，我们中国人说的纵情，真是的。我眼前出现的不是三峡，我已经很少想到友云了，而是莱茵河，那幢白房子。回想起来，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白房子。没有理由。它跟性欲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那样的纯洁。我走出了宿舍楼。满天星斗。德国的天空真的是透明的。路旁还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聊着。我走到电话亭旁，拉开门，把电话卡插了进去。电话里传来马先生的声音：“哪位？”接着一级一级地变成了咆哮：“喂！哪位！！说话啊！！！”我挂了电话，走出电话亭。这是干吗啊，用得着三更半夜的吗？明天再说吧。

马先生开着车到波恩火车站来接我。他那么彬彬有礼，简直成了绅士。一路上话不断，用词接近于高雅：“小吴啊，我这儿可真是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您给盼来了。”

又见着白房子了，我魂牵梦萦的白房子。还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无瑕。天上飘着小雨，春天仿佛正在随着小雨潜入德国，来到莱茵河畔，费心地编织着河边的树，编出一些个嫩芽。我的心可已经是鲜花盛开了。

我说：“我来。”他说：“不，哪能呢，要咱大老爷们干啥用？箱子先放着，回头让他们来搬。我先带你去你的房间。”就在那半道上，他对我的称呼已经转成了你了。他领着我上了台阶，穿过底层过道，沿着宽阔的楼梯往上走。打开一个房门，他说：“以后这就是你的房间了。”绅士般的弯腰展手。我从他身前走了过去。宽敞的房间，好大的床，好大的一个大橱，写字台也很气派，什么东西都比学生宿舍里放大了几倍。我奔到窗前，这里对着的是后山壁，可惜不是莱茵河那边。刚长出嫩芽的藤蔓离我的窗子也就几米远。雨丝挂在窗前，阴阴的，光线不是很好。“满意吗？”他站在我身后，我感觉到了他的身体。我转过脸去，差点碰到他的鼻子，我往后让了让，这才好像看清了他，恰巧是那坑坑洼洼的半边脸，每个坑都很显眼。但这时我的嘴里正在说：“太棒了，谢谢您，马先生。”他没有尝试进一步向我靠拢：“别客气。走，咱们下去。”

走出房间，他拔出门上的钥匙，塞在我的手里——一只手托着我的手背，另一只手把我的手指翻过去，让我握住钥匙。“拿好了。”他指了指隔壁房门，“我就住在你隔壁，有事招呼一声就成。”他房间对面的房门敞开着，他说：“那是我的办公室。以后你不用在下面跟他们坐在一起，就坐在我的办公室好了。”这个房间对着莱茵河，尽管外面下着雨，光线可比我的房间里亮多了，宽大的办公桌两个相对着。我说：“我还是

到楼下去吧，我刚来，跟他们熟悉熟悉。跟他们在一起。”他看了看我，把那没法变大的眼睛使劲往大里睁了睁，然后说：“要不两边都给你留着座位？不过，算了。你就先坐楼下好了。”

他把所有的白房子居民全喊了出来。大伙儿跟我握手，自我介绍。两个男学生模样的，一个叫张伍军，一个姓龙，一个女孩子叫王莹，还有那浙江人小宋。男士们提着箱子捧着纸板箱走在前面，王莹跟我一路聊着：“前几天就听说你要来了，马先生每天要说几遍。你是从卡尔斯鲁厄来的吧？”大概这里本来只有她一个女的，所以她见到我特别高兴，简直都不让我说话，声音嗲嗲的，明显的江南口音，“读什么专业？”

吃完晚饭，我脑袋晕晕的。吃晚饭时硬让马先生给灌了几杯。我晕晕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倒是没忘了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上几圈，钥匙就留在了那儿。房间里灯光暗暗的，我打开旅行袋和小箱子，把洗脸刷牙的用具拿出来，拉上窗帘，脱了衣服，向浴室走去。镜子裂了一条缝儿，不过还好是在右边边上。我看见我红红的脸，好红。我的乳房不大，可是向上微微翘起。还青春着呢，我满意地对自己说，比较满意。浴缸里的水放出来是黄的，放了半天，才变得比较清了，又过了半天，才热了起来。已经把我冻得够呛。

洗完澡，我穿上睡衣，就钻进被窝里。这被子好凉啊。我起来摸了摸暖气片，冰凉冰凉的。往左边拧阀门，等了一会儿，还是冰冷，再往右边拧到底，不行，这暖气是坏的。我赶紧钻进被子里，被子还有点湿。我已经清醒了，脑袋有点疼。隔壁房间传来什么东西的碰撞声。马先生在干吗呢？门又碰上了，他好像走了出去。我一点睡意都没有。拉开窗帘，打开窗子，雨停了，天好像晴了，上方那一角天空不是漆黑的，而是灰灰的。我看了看表，才七点多钟。是了，五点多就吃饭了，他们说每天都是两顿饭。对面也就几米外的山壁上，藤蔓间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蹿了过去，天啊，是松鼠、耗子，还是鸟？我吓得够呛。赶紧关上了窗。玻璃在碰撞中乱晃，心乱跳。拉上窗帘。还早。给爸爸妈妈写信？我想着，找出了纸笔，在台灯前坐下。写什么？我的新生活开始了？我想了半天，也许根本没在想，尽在纸上画圈了。屋子里，我闻到一股霉味。这屋子大概很久没人住了吧？四壁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哪天我得弄两张什么画贴上去。地毯在灯光下有的地方发亮，油光光的。高高的屋顶，跟墙壁一样在灯光下发黄。隔壁门又开了，马先生又进了房间。屋顶边上，哇，有好大一片蜘蛛网。隔壁又乒啊乓的，什么门打开了，传来哗哗的水声。怎么这么不隔音啊？电视机的声音响了起来，这个播音员才刚说了半句话，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播音员的声音，然后变成了音

乐,又变成了故事片里的声音。没多久,电视就关了,在关掉之前至少换了十几个台。我这才想起,我的房间里没有电视机。我从箱子里找出影集,慢慢地翻着,爸爸妈妈和我,还有哥哥和他的女朋友,笑得多甜,那女孩子,那叫杨午莲的。我翻着箱子里的书,在几本琼瑶书的底下,把《射雕英雄传》挖了出来。这套书我也已经读过两遍了。这是我读过的唯一的武打书。友云是个武打迷,在他的鼓动下,我几乎是被迫地读了这套书。也许是为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吧。还真写得不错,很棒。虽说故事是假的,那些打来打去的事我也没多大兴趣,可那靖蓉恋真写绝了。

一阵呼噜声从隔壁传来,呼——啊——哧——扑哧——呼噜——天啊,真像武打啊,马先生的鼾声怎么那么响,而且越来越响,拳打脚踢,降龙十八掌,或者蛤蟆功。汽车变成火车了,火车奔驰变成飞机起飞了。轰,哈,呼,哈,扑哧,我光着脚丫子向那边走去。这不知多久以前粉刷过已经微微发黄的墙,看得出中间一段原来是两扇合着的门。只不过门把没了,涂料并没有把那两个锁眼堵上。这原先是个套房啊。

被窝里还是那么冷。我蜷成了一团,膝盖顶着肚子,脚跟抵着屁股,这真的叫一团。我的骨头还是够柔韧的,许多人这么说过。还有说我可以演杂技的。谁演那个?明天我一定给爸爸妈妈写信。我眼前出现了一张麻脸,那坑坑洼洼越来越清晰;王晓洁和她的男友在火车旁向我招手,今天是他们送我上的火车;郭老师在大雨里,背景是白房子,我好像从来还没有想起过郭老师,大概因为我到了白房子吧。终于到了白房子,我每天做梦都想的白房子。郭老师长什么样,我使劲地想,很模糊了,想不起来,只记得他的笑挺青春的,他靠着我的腿的腿有点发抖;想到白房子,我兴奋起来,但在卡尔斯鲁厄的时候那种童话感觉找不到了。到哪去了?不知道为什么,那白色的外壁一块一块地向里凹进去,像喝多了酒那样红了起来,一片接一片的。飞机起飞了。轰,哈,飞机钻到了云里,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了。

是鸟叫,准确地说,是乌鸦。窗帘透着亮。灰灰的屋顶,灰灰的墙。我意识到,我已经不在学生宿舍了。揭开窗帘一角,我看见了高处一小块天空。天很蓝,很亮。雨早停了。新的一天开始了。不,新的人生开始了。我蹦蹦跳跳地进了“洗手间”。

马先生办公室的门敞开着,没人。我走下楼梯,来到大厅,他们都已经在了。我说:“早!”有点怯怯的。他们纷纷回过头来:“早!”“早!”王莹说:“睡好了吗?”我看见了窗外的莱茵河,群山。我重新意识到,在我那梦里寻它千百度的白房子里了。早晨的阳光照在大厅里,亮得耀眼。